

# 百年百篇

BAINIAN  
BAIPIAN

## 文

## 学

### 精选读本

百年百篇文学精选读本

短篇小说卷

主编 季羨林  
副主编 谢冕

## 短篇小说卷

下

# 遍地风流



天津教育出版社

短篇小说卷

下

*Bian Di Feng Liu*

遍地风流

「顾问」季羨林  
「主编」谢冕

百年百篇文学精选读本  
短篇小说卷推委会编选



## 目 录

|      |                     |       |
|------|---------------------|-------|
| 李 陀  | 七奶奶 .....           | (1)   |
| 李杭育  | 最后一个渔佬儿 .....       | (10)  |
| 邵振国  | 麦客 .....            | (25)  |
| 扎西达娃 |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      | (56)  |
| 史铁生  | 命若琴弦 .....          | (79)  |
| 阿 城  | 遍地风流(三篇) .....      | (100) |
| 残 雪  | 山上的小屋 .....         | (110) |
| 陈 村  | 一天 .....            | (115) |
| 刘西鸿  | 你不可改变我 .....        | (129) |
| 马 原  | 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 .....     | (149) |
| 张大春  | 公寓导游 .....          | (164) |
| 刘 恒  | 狗日的粮食 .....         | (179) |
| 林斤澜  | 哆嗦 .....            | (192) |
| 李 锐  | 厚土 .....            | (201) |
| 刘震云  | 塔铺 .....            | (220) |
| 格 非  | 青黄 .....            | (247) |
| 余 华  | 鲜血梅花 .....          | (268) |
| 陈 染  | 空的窗 .....           | (284) |
| 叶兆言  | 雪地传说 .....          | (299) |
| 朱 文  | 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 ..... | (309) |
| 阿 成  | 赵一曼女士 .....         | (329) |
| 张 炜  |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      | (338) |
| 苏 童  | 两个厨子 .....          | (346) |
| 李佩甫  | 学习微笑 .....          | (356) |

|     |                 |       |
|-----|-----------------|-------|
| 毕飞宇 | 哺乳期的女人 .....    | (394) |
| 李 冯 | 墙 .....         | (403) |
| 刘庆邦 | 鞋 .....         | (412) |
| 红 柯 | 美丽奴羊 .....      | (424) |
| 莫 言 | 拇指铐 .....       | (431) |
| 周洁茹 | 我们干点什么吧 .....   | (450) |
| 铁 凝 | B城夫妻 .....      | (467) |
| 石舒清 | 清水里的刀子 .....    | (477) |
| 尤凤伟 | 为兄弟国瑞善后 .....   | (487) |
| 迟子建 | 清水洗尘 .....      | (497) |
| 周大新 | 宣德年间的一些希望 ..... | (516) |
| 王安忆 | 酒徒 .....        | (533) |
| 编后记 | .....           | (556) |

# 李 陀

李陀(1940 ~ )

达斡尔族，北京人，  
作家。

## 七奶奶

李  
陀

先是一股子很冲的，掺合着葱姜味儿的韭菜香，那准是北屋老常家要包韭菜猪肉馅的饺子。后来又是一股子白面饼烙焦了的糊味儿。那多半是西屋刘家四丫头小四儿净顾着看书，忘了给饼翻个儿，再后来又是一股子炖鱼的香味儿，可七奶奶猜不出这是谁家了。不过她顾不上分心去弄清这个。她一门的心思都在自己家的小厨房上。小厨房就在七奶奶屋子的对过儿。儿媳妇玉华刚下班回来，正在那里头忙活。七奶奶费劲儿地往上欠欠身子，瞪着眼睛使劲儿往那边瞧。可一来窗外边搁了两盆儿仙人掌，正好挡眼，再者这两年她的青光眼越来越厉害，所以窗户外边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这么着，玉华到底在小厨房里忙活什么，她怎么也看不清。只有那么一会儿，她模模糊糊地觉着玉华多半儿正在那儿捅炉子。她要是耳朵不像现在这么半聋就好了。那她凭着小厨房里的响动，也能听出儿媳妇在厨房里的所做所为，还准八九不离十。可现在，玉华到底捅没捅炉子，她怎么也弄不清。这让她心里急得厉害。她用两只胳膊撑着床，想把下半截身子往床边儿挪挪。挪到床边儿，她就能躲开那两盆碍眼的仙人掌了。可盘在一块儿的两条腿，就像在床上生了根，一点动不了窝儿。不过她一点儿不灰心。她把上半身使劲儿往前探，再把两只胳膊往前伸，左右手都扒住床沿，使足了力又试了一回。谁想不成。往日这法子挺灵，可今天一点儿用没有。她不死心，咬着牙，忍着心跳

气喘，两手死抓住床沿继续使劲儿。可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到底让她松了手。这阵咳嗽叫她翻肠倒肚，没一会儿工夫，豆粒大的汗珠子就流满了脸、脖子、脊梁背。她觉着嗓子眼儿里堵了一团棉花，憋得眼珠子都往外胀。她只能在一串咳嗽刚停，下一串咳嗽还没涌上来之前那么个小空儿里，赶忙倒上一口气。她真怕这一口气倒不上来就这么死过去。不过，就这样，她的心里还是全在小厨房上。玉华到底是不是正鼓捣煤球炉子？她到底在干什么？眼眶里全糊满了眼泪、汗珠子。她眼前一片白蒙蒙的，连影影绰绰那些东西也看不着了。刚才她觉着是炉子没封住，火灭了，玉华在捅炉子重生火。要是那样儿，这会儿应该能闻着烟味儿了。劈柴没烧旺之前，总得冒一阵子白烟。可眼下一点烟味儿闻不着。倒是老常家韭菜猪肉馅饺子出锅那股淡淡的香味飘过来了。刚出锅的饺子就是香。

她小时候，鼻子就灵得出名。那时候她爸爸喝酒，也喝不多，每天拉车回来，进门儿就一两酒，喝完了闷头就睡。那酒都是她提着小锡壶去打的。每回她都趿拉着她妈妈那双掉了后跟的布鞋，连下雪天都是。那时候冬天可真冷。一下雪就半尺厚，少说也得没脚脖子。有一年大年初一——到底是哪一年记不清了——一夜大雪，早晨起来家家户户开不开门。你咳嗽一声，从树杈上就掉雪面儿。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如今不知怎么了，冬不冬，夏不夏。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就说喝水，那时候喝的什么水？见天早晨挨家挨户送。小毛驴儿拉着水车，吱吱吱扭扭的，到谁家门口儿自己就站住。水车上长的那层绿苔毛，水淋淋的，又鲜灵又好看。那水可都是井水，没漂白粉。那时候做买卖跟如今也不一样。夜里卖馄饨，小车推到家门口儿，馄饨都开着锅。不过她可没吃过，吃不起。她吃过芸豆饼。那也是夜里卖。都是半夜，街上冷清了，卖芸豆饼的才背着木桶出来吆喝。“芸豆——！”那一声吆喝还带脑后音儿，像黑头，几条胡

同儿都听得见。这会儿一个“送货上门”就当成事了，那时候全是“送货上门”，砸个盆儿摔个碗儿，锅锅匠坐门口儿就锅上了，就是卖酒的不上门儿。她得见天提着那把瘪肚子的锡壶去打酒，每回就一两。每回她都趿拉着她妈那双掉了后帮的大鞋。甭管刮风下雨，多冷多热，这酒她一定得打，不然就挨揍。那时候她鼻子可真好，酒里掺水，掺多掺少，她一闻就知道。每回她都得跑几家铺子，找兑水最少的酒买。有一回她走了好几个铺子，酒里水都太多，一直走到四牌楼才打上酒。回家挨了顿揍，笤帚疙瘩都打折了。那时候她鼻子真灵。

她心里越来越急。大概正因为这么一急，这阵让人要死要活的咳嗽，倒突如其来地过去了。她赶忙用袄袖子把眼里的泪水擦了擦，又使劲往窗外看。那两盆仙人掌还是碍眼。她早就说过好几回了，让他们把这两盆东西挪开。儿子倒是答应了，可始终没真动手。这会儿她猛地想起，多半儿是儿媳妇在这里头捣了鬼。准的。准是她不让儿子搬。她成心。这女人可歹毒了。她什么干不出来？好几回了，她骗她假装说是用煤球炉子做饭，可都让她给觉出来了。她不能不防着她。这会儿她就很犯疑。她模模糊糊地看见小厨房的门倒是开着的（这是她跟儿子定下的，只要玉华在厨房做饭，厨房的门就不能关），也看得见玉华的影子晃来晃去。可她到底在干什么？要是她劈点柴生炉子，那股烟气早该飘过来了。这烟味她闻了几十年了，她是太熟了。可这会儿她使劲用鼻子吸了半天了，除了各家的饭菜香，还是什么也闻不着。准是玉华又在骗她。一想这个，她觉着自己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本来刚咳嗽完，心还跳，气还喘，这会儿心跳得更快了，气也更短了。嗓子眼儿也又堵上了。她想喊，可一阵咳嗽震得她全身乱颤，就好像有人抓住她肩膀，不管死活地使劲摇晃她。就这样，她还是想喊。在心里喊，可就是出不来声。

那是常六伯说的。常六儿这人从来不说不着斤不着两的话。有一家人的煤气罐不知道怎么漏了气。这家人还都上班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那是个单元楼，也不知道多少层，反正挺老高。漏出来的煤气跑满了一屋子，然后顺着阳台漏出去，又跑到楼下阳台，又顺着这家阳台跑进屋里。神不知鬼不觉。这煤气也跟贼似的。可巧这家里有人。大概是这家的男的，想抽根烟，拿洋火划了下火。谁想满屋子都着了火。那火在半空儿悬着。那火还从那男的鼻子往肺里钻，那男的肺里都是煤气，就这么活活烧死了。常六儿还说，那还是便宜的。要是煤气罐爆炸，一幢楼就得满天飞。是谁发明的这种缺了八辈子阴德的东西？想想就让人心惊肉跳。拿炸弹放家里，还用它做饭，缺德哟！

自打那天她晕过去之后，她就一直再没见过那煤气罐。他们把它放在小厨房的北墙根了。这样，就是小厨房的小门大敞着，她也一点儿瞧不见。她先前还以为是儿子怕再惹她生气，取了这么个眼不见为净的法子。后来，好几回玉华背着她用煤气罐做饭，她这才悟出自己上了当。明着她是用煤球炉子做饭，可她根本不打开火。那火还封着，就在上边坐个锅骗人。闹得她每天每天，一到要做饭的时候，就突突地心跳。手、腿、眼睛皮也跟着一阵一阵地哆嗦。等饭端到眼跟前，她还是怕，疑神疑鬼。连用煤球炉做出来的饭，她也觉着有股子煤气味儿。今天儿媳妇下班回来得晚，没准儿又想变着法子蒙她。她得留神。她应该把常六伯喊来，让常六伯看看玉华的动静。得让他看着她。这会儿他的饺子也准吃得差不多了。可是这咳嗽怎么也停不住，别说喊人，连容她喘一口大气的工夫都不给。今天这咳嗽是找上她了。她急，急得两只手使劲掐自己那没什么知觉的大腿。可怎么掐也没用，别说疼，连点儿知觉都没有，好像那不是她自己身上的肉。后来她干脆打起自己嘴巴子，左手打左脸，右手打右脸，噼噼啪啪，打了



足有十多下。不过这也不怎么疼，一来是咳嗽就像风摇树那样一个劲摇晃着她，容不得她使劲，二来脸上汗爬水流，手打上去老是打出溜。她只好住了手。她又往小厨房瞧了一眼，还是什么也瞧不清，只觉得玉华的影子晃了几晃。可这几晃让她心里一阵怕，浑身都哆嗦起来。她猛地有了个主意。离她四五尺远的床上，扔着把剪子。她得把这剪子扔到窗户上去。玻璃一碎，常六伯几个街坊听见动静，准都跑过来，那就好办了。可她使劲弯下腰，手还是够不着那剪子。她又不能弯腰时间太长。弯着腰咳嗽，她觉着马上就得憋死。她只好等一阵咳嗽最厉害那工夫过去，再弯下腰，用手使劲够。有两回她手指头都碰上剪子了，可就是抓不住。她急得又掐了几下自己的大腿。那煤气罐老在她眼前转。她好像听见轰隆一声，立时一片血肉横飞。她本来就一身汗，没想这层热汗底下又出了一层冷汗。不过她也没白着急，她到底把那把剪子抓到了手。可是她要把剪子扔出手的时候，心里又犹豫了。把玻璃砸碎太可惜了。这屋子她住了近五十年了，还从来没毁过什么东西。就有一回，她打了个养金鱼的玻璃缸。那缸足有一尺见圆。她把手里的剪子扬了扬，可总扔不出去。就在这工夫，一股淡淡的烟味飘了过来。她立时把剪子扔下，使劲用鼻子吸气。没错，这味儿她太熟了。她亏得没把剪子扔出去。这么把玻璃打了，她得后悔死。她闻着了烟味。她放心了。不知道谁家孩子又哭又闹。她仔细一听，原来声音是从后窗户过来的。后窗外边是一个窄胡同。不知道是谁正在这后窗户根下边打孩子。她仿佛听见那孩子在喊：“我要吃驴打滚儿！我要吃驴打滚儿！”

驴打滚儿可不怎么好吃，那东西粘牙，还噎人。可她小时候也爱吃着呢！她头一次吃，是她爸爸带她逛隆福寺的时候。那也是她头一次逛隆福寺。隆福寺后来她不知道逛过多少回，可哪次也没这头一次好玩。如今隆福寺改人民市场了，头几年她还去过一回。那怎么比隆福寺庙会那热闹劲儿哟。还

叫什么市场，其实就是个不带楼的百货商店，有什么新鲜！对着隆福寺正门那趟短街，有个地方卖鸟，她最爱在那儿瞧热闹。什么八哥、鹦鹉、珍珠鸟、相思鸟，什么孔雀、野鸡、乌骨鸡（人说这路鸡的骨头是黑的，还好吃），什么鸟儿都有。听说有时候那儿还卖老虎，可她没见过。吃驴打滚儿可不在那儿。那得进隆福寺，进了隆福寺有三趟街。中间那趟街最热闹。那儿摆摊子卖艺的最多。宝三儿的摔跤和中幡，狗男女的全家乐，云里飞滑稽二簧，还有说书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那儿也卖豆汁儿、馄饨、炸灌肠、面茶、梅花糕、棉花糖、压饴饽。顺着这些小摊过去，是看相的，算卦的，卖洋烟画的。再往前走就是后门。她在那儿看过一个要饭花子坐在地下要钱，手里拿着一块灰砖头咣咣一个劲儿砸自己的胸脯。那花子头发、胡子都发了白。可身上脏得漆黑。那花子身边老蹲着一条大黑狗。人说那狗是花子头儿派的。有哪一个花子得了钱要想装自己腰包，那狗上去就咬，专咬男人最娇气那地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隆福寺西迎那趟街，也卖吃的。打庙西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卖粘糕的大摊子。那粘糕花样儿可多了。冬天有蒸笼蒸出来的烫嘴的豆铲糕，夏天有冰镇去火的凉糕，秋天有栗子糕，春天有鲜玫瑰花糖卤浇的小枣粘糕。那些糕都比驴打滚儿好吃。那时候她家就住隆福寺旁边。每月逢九逢十她没有不去逛隆福寺的。为了不挨打，她每回都带着弟弟。她给他买猴拉稀吃，有时候也买布布登儿、玻璃球。猴拉稀现在也没有了，那东西哄孩子最好了，又便宜又实惠。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她不怕死，就是死之前能再逛一回隆福寺庙会就好了。上个礼拜她一连做了三天梦，天天梦见自己带着弟弟逛隆福寺，买鸡毛掸子，买小金鱼儿，买笼屉。如今使上高压锅了。听说那东西也能爆炸，能把人脑袋崩开了花。干嘛现在用的这些家什都能顶炸弹使，到底是图的什么呀？

她大概是迷糊了一会儿。可她又猛地一下醒了过来。她老是这样，白天黑夜睡不踏实。这种似睡非睡的难受劲儿，真叫人累得慌。她欠欠身子，又透着窗户往小厨房那边瞧，还是什么也瞧不清。那两盆仙人掌太碍眼了。再说刘家那只黑白花的大狸猫不知道什么功夫跳到窗台上了。这猫正好卧在两个花盆中间。这一来她连厨房的门都瞧不着了。这时候正是西晒，太阳光先落在大狸猫和仙人掌上，又带着猫和仙人掌的影子落到床上。七奶奶的手、脚、膝盖也都晒得暖和和的。她又要迷糊，可激灵一下又醒了过来。她吸了两下鼻子，不由得犯疑：这烟味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这么会儿劈柴就能烧完了？她猛然想，没准儿儿媳妇还是在变着法子胡弄人。那烟没准儿是她弄的假招子。这人是地道的狐狸精，专会迷惑人。没有她，儿子也不会死乞白赖非买这个煤气罐不可。都是她煽的，都是她出的坏！没有这女人，准天下太平。要没有她，她何至于落个下半身瘫痪，何至于坐在这床上成了个说死不死、说活不活的废人！她不知不觉就咬起了牙，咬得咯吱咯吱一个劲儿响。

那天她正和常六伯坐在葡萄架底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常六伯正跟她夸她的儿子。常六伯说：“您那儿子，嘿，这个！”说着他把右手那么一伸，右手上的大拇指那么一挑。儿子就是那时候进的院门。他推着车，车后座上捆着那个圆不圆、长不长的铁家伙。她一见那玩意儿，登时觉着头发都立了起来。她小时候见过一次鬼，那次正好在天擦黑的时候她路过一块坟地。那坟地周围都是柏树。萤火虫就在柏树枝和荒草堆里飘过来飘过去。那鬼就在一块石碑后头立着，一身白，脸上没五官，像麻将牌的白板。那可真把她吓坏了，头发根也都一根一根立了起来。她一溜烟儿跑回家，一连病了三天。可家里搁个煤气罐那比家里养个鬼

还吓人，让你头发根天天立着。那天可把全胡同的人都惊动了。她要不是猛古丁两眼一黑倒在地上，她能在厨房门口堵上三天三夜。那时候她也是又咳嗽又喘，什么话也说不上来。她真想把拐棍抡圆了给那小娘们几下子，可力不从心。她这辈子忘不了她那双眼睛，那真凶。她本想当着那么多街坊给儿子下跪。你妈给你跪下！让大伙儿瞧瞧当妈的怎么给儿子下跪！可她一瞧见儿媳妇那双眼睛，不知怎么就晕了过去。人死如灯灭。其实那时候死过去就好了。

虽说她没听见葱花下锅时候的爆响儿，可凭着这股葱花在热油里煎出来的香气，她知道这葱花是刚下锅，这会儿还正在油里翻腾。这一定是玉华开始炒菜了。这味儿离她太近了，只能是从她家的小厨房里散出来的。一闻到这葱花味儿，她立时心宽了好多。这下行了，这一天总算熬过来了。不光是她，全院十来户人家，再加上挨着这院的左邻右舍，总共也得五六十户人吧，也都跟着她熬过来了。就窗台上的大狸猫不知好歹，趴在那儿一个劲儿睡。不过这猫到底也睡够了。它先是站起来在花盆的边上蹭痒痒，然后又弓着背，仰着头，使足劲打了个大呵欠，跳下窗台跑了。这下两个花盆之间的空处腾出来了。她赶紧又欠起身子，使劲儿往厨房那边瞧。谁想太阳正照着她的脸。她越瞪大了眼往窗户外头瞧，太阳光就越晃眼，晃得她一个劲流眼泪。她用手背使劲在眼上擦，可只要她一抬头，一往窗户外头瞧，眼泪就又流出来。她就这么流了又擦，擦了又流，受好大工夫的罪。其实她知道，就是太阳不晃眼，她也未必看得清厨房那边的情形。可她非看不可。后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又把眼睛使劲眯成一条缝儿，这才好受了点儿。她手搭个凉篷又往厨房那边瞧。不知道怎么的，她心里怦怦直跳，总觉得要出点事儿。可到底能出什么事儿？她也说不上。反正她心跳越来越厉害。她心里直跟自己说：稳住了劲儿，稳住了劲儿。这还挺管事。她到底看清点东西了。她

觉得出儿媳妇的身子影儿在厨房里来回晃，可她到底在干什么，还是看不清。她又在心里跟自己说：稳住了劲儿，稳住了劲儿。这一来可到底让她瞧出点毛病来。厨房里的形势就是有点不对头。玉华要是使煤球炉做饭，那她应该在厨房里脸朝南站着，可这会儿她的身子影儿干嘛老往北边晃？七奶奶心里猛地一紧，就好像有人用手攥着她的心死不撒手。她忙着用鼻子使劲吸了几口气，可什么特别的味道也没闻出来。她只听说煤气有股子特殊的味儿，可她闻不出来。还是人老了，鼻子不如年轻时候灵了。不成，她不能这么干坐着。她得想法子把厨房里的形势再看清楚点儿，不行就赶快叫人。她还往床边挪挪身子。刚才虽说没挪动，她还再试试。她吸足了一口气，又把上半身使劲儿探出去，再伸出两只胳膊扒住床沿，死命把下半身往床边挪。这回她觉得有门。她憋着一口气。她觉着这口气无论如何不能松，就得趁这口气挪到床边去。没想她刚觉得两条腿有点动了，一阵咳嗽又翻肠倒肚地逼了上来。可这回她没松手。她的两只手还死命地扒着床沿。她就一个心思——死了也得把厨房那边的形势看个明白。

原载《北京文学》1982年8月

### 【点评】

在这篇作品里，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已初显端倪。反复跳跃的两种字体之间，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忽远忽近，从而营造出特殊的审美效果。尽管叙事焦点摇曳不定，叙述者却始终站在七奶奶的立场上，然而这种立场和态度最初便建立在腐朽的基石之上，因此随着事件的深入，七奶奶的抱怨、仇恨和痛苦都因其无知、偏狭和顽固而丧失了人们的同情，讽刺的效果渐渐显露出来。七奶奶骄傲了一辈子的灵敏嗅觉终于在怀疑和恐惧中丧失殆尽，尽管她仍拖着孱弱的躯体不肯认输，被遗弃了的灵魂却注定将从人们的视线中跌落下去，无可挽回。

# 李杭育

李杭育(1957~ )

祖籍山东，生于杭州，小说家。

## 最后一个渔佬儿

太阳落山的当儿，福奎想起该去收一趟滚钩了。他猫起身子拱出船棚，站到堤坡上，野狗觅食似地有所期望地嗅着那带点咸味的江风，仿佛凭他这只闪闪发光的像是刚刷上油漆的鼻子便晓得有没有大鱼上钩。

他的船棚搭在堤岸下一条小水沟上，远远望去像座坟墓。这里的死人没有被埋到地底下的。坟地上是一座座齐腰高的青砖小屋，盖着瓦片，还开了小窗，考究得叫活人都羡慕。福奎的船棚是茅草苫的。他穷得恐怕死后也住不上那样的屋子，只配缩在草窝里升天。

当然这会儿他离死还远。他精壮得像一只硬梆梆的老甲鱼，五十岁了，却还有小伙子们那种荒唐劲头，还能凭这点劲头搞上个把不大规矩的婆娘。他的赭红色的宽得像一扇橱门似的脊背，暴起一棱棱筋肉，像是木匠没把门板刨平；在他的右边肩胛骨下，那块暗红色的疤痕又恰似这橱门的拉手。这块伤疤是早先跟人家抢网打起架来，被对方用篙子上的矛头戳的。

福奎提了一只盛满蚯蚓的鬃子，朝沙滩尽头的江边走去。他光着上身，只穿了条又肥又大还带点碎花的土布裤衩，走起来十分惬意，跟光屁股一样滋味。他睡觉也总喜欢赤条条的。光着睡舒坦、爽气。这条裤衩是阿七给他的。那几年他是她守寡后的头

一个相好。她本来会嫁给他的，只因为他太穷了，穷得连裤衩都问她讨，才没嫁成。

江水退潮了，他的船搁浅在远离水边的沙岸上。他那双光着的大脚扑哧扑哧地踏着松软的沙土。沙滩整整晒了一天，这会儿还有点烫哩。不过福奎的脚底板厚得像是请鞋匠给掌了两块皮子，已经不大能觉出冷暖了。他走到船旁，背起一根拴在船板窟窿里的绳索，把船拖下江里。

这条平底小船比福奎的个头大不了多少，躺下身去，每每叫他想到这家伙做他的棺材倒蛮合身的，再加个盖儿就成。

他荡开船去，在船尾躺下身来，摊开两条毛茸茸的粗腿，左右开弓，蹬起双桨。葛川江上的渔佬儿都会玩这套把戏，为的是能腾出手来下网、收钓。福奎的熊掌似的大脚此刻比猫爪子还灵巧。他扯开那对蘑菇蛋似的脚拇趾，勾住桨柄，两条腿一屈一伸，桨板一起一落……

夕阳像在江上撒了一把簇新的金币，江面金光耀眼。

船到江心了。离小船不远有一个毛竹罐做的漆得红白相间的大浮筒，顺着水流往下数。一共有八个这样的浮筒，每个相隔三十多米，一溜排开。这就是福奎两个多钟头前布下的滚钓。他使劲蹬了几下船桨，靠向滚钓的第一个浮筒。

滚钓顺水布放，收钓也得顺头收起。在一条长几百米的只有单股电线那样粗细的尼龙绳的一端，拴着一块大石头，它沉在江底，以免滚钓漂走；凭借那些浮筒的浮力，尼龙绳从江底斜着升起，浮出水面；绳子每隔三五尺又系着一个猪尿泡做的小浮标，远看像一串水里冒起的气泡；浮标下垂着装着钓钩的尼龙鱼丝，长的有十多米，短的只有两三米，因为鱼群游来有深有浅；滚钓是专为钓大鱼的，它的钓钩比一般在河里用钓竿钓鱼所用的钓钩要大得多，穿上蚯蚓，就像套上塑料软管的衣架钩子；鱼上钩的话，这只钓钩上的浮标就会沉入水里，渔佬儿凭这个便知道该收哪只钓钩，而别的空钓则不必牵动；假如上钩的是一条特别

大的鲤鱼或者花鲢，它拼死挣扎，全部钓钩就会一齐向它滚来，它越是翻腾，钓钩便扎得越多。这就是滚钓的厉害。

可惜，这厉害家伙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葛川江的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两岸的渔佬儿又只捕不养，眼下江里的鱼怕是还没对岸的九溪自由市场上搁着卖的鱼多，更别提什么大鱼了。

福奎的船顺着那一溜浮标往下漂着。有几个浮标半沉半浮，上下跳动。他收起几条不到半斤重的小鲢条子，心里很不痛快。为这么几条小玩艺儿是犯不着下滚钓的。他撒一网也不止这点收获。这年头连鱼都变得鬼头鬼脑了，小鲢条子居然也潜下深水里去咬钩，并且居然也咬上了。福奎对此很不理解。他从钓钩上摘下小鱼，又在钩子上重新穿上了蚯蚓。

这时，福奎远远望见西岸船埠头走下一个穿得很招眼的女人。她下到一条小舢板上，身子一扭一扭地朝他这边摇了过来。福奎眼力不错，老远就看清了这是阿七。他甚至能猜到她一准是到西岸找官法师傅去的。

西岸是省城滨洲的南郊，是个风景很好的疗养区，也是滨洲南郊最大的居民点。早些年，葛川江这段江面上少说有百把户渔佬儿，光他们小柴村就有七十来户，大都常年泊在西岸，一早一晚下江捕鱼，就近卖给九溪新村的居民；白天则补织渔网，修整滚钓。那日子过得真舒坦，江里有鱼，壶里有酒，船里的板铺上还有个大奶子大屁股的小媳妇，连她大声骂娘他都觉着甜溜溜的。那才叫过日子呢！而顶要紧的是，那时候，他柴福奎是个有脸面、有模样的汉子，受人敬重，自己也活得神气。九溪的居民们惟独对他不用“渔佬儿”这个带点轻蔑的称呼。他甚至还跟疗养院里养病的一位大首长交了朋友。那回官法师傅领来那位大首长到他船上挑了几条刚钓上的大鳊鱼，使得他有机会跟大首长一起喝喝老酒，拉拉家常。

官法师傅在疗养院当厨师，是小柴村人的本家。有这层关系，小柴村的渔佬儿常有用着他的地方，都拿他当大，打了鱼总



给他送几条去。官法师傅吃鱼从不花钱，对此街坊们都羡慕不已。日子一长，自然有人求上门来，求官法师傅替他们牵线买鱼。官法师傅社会责任感很强，一向助人为乐，当然愿意为大家包揽鱼虾生意。起先，江里有的是鱼，足够供应所有的西岸居民，官法师傅的作用还不很突出，只是难得有一两回因为坏天气鱼打得少而有幸露一手。直到后来，鱼一年比一年少了，少得每天街口的鱼摊子刚摆起一根烟的工夫就得收摊了，这光景，官法师傅便大有作了。他索性取缔了街口的鱼摊子，叫渔佬儿们每天一早把鱼筐抬到他家里来，由他做主，该卖给谁和不卖给谁，甚至鱼价也由他定，仿佛他家就是国家的物价管理机构。久而久之，街坊们背地里给这位热心肠的大师傅起了个不大好听的外号——渔霸。

福奎和官法本是堂兄弟，早先十分要好。这两年，因为江里打不到鱼，小柴村的渔佬儿全都转业了，剩下他自己一个，偏偏又手气不好，官法也做不成“渔霸”了，他俩之间没啥生意上的来往；特别是阿七插了一杠子，从他的窝里爬到了官法的床上，弄得老哥俩见了面彼此都很不自在。官法像是有点歉意，他则觉着自己矮了一截。就这样，他俩渐渐疏远了。

阿七的船离他越来越近。他已经能看清她身上穿着的簇新的短袖衫的白底上那一个个深蓝色的圆点儿了。

前些日子，他听村里人说阿七常在对江官法那里过夜，总有点将信将疑。阿七今年四十岁了，十年前她男人死在江里，此后她一直打算改嫁，却总没嫁成。她名声不好，村里人又总爱对她捕风捉影，那些糟踏她的话不大靠得住。今天，他可是亲眼看见她从西岸过来的，还打扮得这么招摇，仿佛她觉着自己还是个大姑娘……八成是这么回事。无风不起浪嘛。

福奎正想着，忽然觉出手上刚拎起的那根钓丝有点分量。没等他收上鱼来，靠近他船旁的阿七对他嘲笑起来：

“哟！福奎，”她指着他船里那堆小鲢条子：“好大的鱼呀，今